

人在旅途

日本探亲记

兰馨

羽田机场的狗

2024年10月25日,这是我时隔3年后再次去日本旅行。早一个多月前便预订了机票。有别于前3次都是从浦东机场起飞,这次是我第一次从虹桥机场起飞。

以前都是在成田机场落地,由于儿子工作地的变迁,为了离居住地近,这次首选羽田机场。经3个小时左右的飞行,终于落地,我们按要求填写了入境卡和入境申报单。护照盖上入境章后,我们便走向了行李转盘。这次因为要住三周以上,为免在日本买衣服,我带足了换洗衣服。我还带了许多儿子喜欢吃的零食,如奥利奥、小核桃等,还有一些干海产品。两个大箱子跟一个小箱子都塞得满满当当,快到了超重的临界点。

我俩身上还有双肩包和手提袋,手提袋内装着水果蛋糕等路上吃的东西。这些在上飞机前已全部入肚,看着剩下的水果盒子,先生让我扔进垃圾桶,而我一向本着“物尽其用”的原则,没舍得扔掉。

人还没到转盘,行李箱已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排好队码在转盘附近的地面上,等待旅客的领取。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自己的行李箱,正要拖着行李箱走向出口,突然身旁蹿出一只长着棕色毛发的小狗,凑到我手提袋上一通乱嗅。牵狗的是一位身着警服、留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警官,她笑容可掬地对我说着日语,做着手势请让我打开那个拎着的手提袋。我不明所以,不知发生了什么。

我很配合地打开了手提袋,然后她从袋子里面拿出了我装过梨和橘子的那个塑料盒,盒子还散发着浓郁的水果味。先生看到便一通埋怨:“你看看,让你扔掉不听,当宝贝留着,现在惹麻烦了吧?出洋相了吧?”我看了看四周,并没有人关注到我们。

有惊无险地过了安检,我暗自说道:“下不为例,出国严禁带水果,装过水果的盒子也不例外,一律让垃圾箱保管吧。”

以前都是儿子接机,这次是周五,正值工作日,儿子工作忙,我们不让他来接机,也庆幸没让他来接,否则让他看到刚才这一幕那有多尴尬呀。

机场有免费的大巴直通儿子住处,儿子已给了我详细的图标。我俩自信,学了10多年的英语,摸到儿子的住处不成问题。经过问询,我俩顺利找到13号的免费大巴站点,到了儿子所住的公寓楼下。见到儿子,我激动地上去便来了个大拥抱。

日本的物价

到了儿子家,打开他的米桶,居然不见一粒米,冰箱里只有几瓶饮料,灶台也一尘不染,难道儿子不食人间烟火吗?他大多数在家办公,有时也去外地出差。问他平时吃饭怎么解决。儿子说,叫外卖呀,运送费按路的远近另加。那每月得花多少钱?他说上个月花了一万多元人民币吧。我惊掉了下巴,那不是人不敷出了吗?他说单位能报销一些,我这才松了口气。最近网上有日本米荒的新闻,米少且贵,难道儿子因为这而不吃米了吗?他说中午叫外卖,晚上只吃水果。儿子居然是这样生活的,我俩很是心疼,想着既然我们来了,就要给家里来点烟火气,让儿子过一段有滋有味的生活。

在不打算外出游玩的日子里,先生便成了家庭煮夫。我俩每天一早起附近的菜场或超市买菜。每次出门,儿子都要

我带上一个大的购物袋,一开始不明白,后来才知道每家店都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。这个购物袋软薄如纸,但很有韧性,我在超市见了,居然要卖60多元人民币。先生将购物袋卷起来塞进外衣口袋里,我戏谑地称道:“买菜老头出发啦。”

首先要买的是大米,我选了标价最便宜的10斤北海道米,需3380日元,当时不觉得,回家后一折算人民币需17元/斤,网上报道日本9元/斤的大米已觉得很贵了,没想到东京的米贵得如此离谱,怪不得儿子舍不得买米。一小把葱居然需15元人民币,而舟山无论哪个菜场都可以买菜送,我便舍不得花那个钱,同样是15元,还是买一根西芹吧,虽然也觉得贵,但总比买小葱合算。两个西红柿20元,一个梨头15元。虽然在家烧着吃饭,但每顿饭大约要花费人民币200元。

在国内时总以为日元在贬值,去日本买东西很合算。没想到东京这边的物价在飞速地涨。

在丰洲丢了魂

儿子忙得脚不沾地,在家办公,一直开着电脑,一会儿讲中文,一会儿讲日语。我俩便以儿子住处为中心,以半小时能到达的地方为半径,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逛,每天逛一个方向,原路去原路回,便不会迷失方向,还得掐着时间回家替儿子买菜烧饭。

那日去东南方向的丰洲。快到丰洲时,先生想去洗手间,找不到公厕,我便指了指一幢高大上的办公楼:“去那儿吧,一楼大厅肯定有。”我俩便进了感应门,门卫拦住了我俩,似乎在问去哪层楼找哪个单位,先生一时语塞。我赶紧说了一句英语“go to the toilet”。门卫马上作了个请的手势,指向洗手间的方向。

洗手间干湿分离,又很宽敞,我将双肩包放在门后的挂钩上,手机顺手放在手纸上面的搁板上。进日本的写字楼洗手间真是享受,基本都是TOTO洁具,洗烘冲全智能,厕纸,洗手液,有时甚至有护手霜。

我背上包,烘干手后往外走,先生已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等我了。走了两个十字路口,到了一个小公园,夕阳已西下,看到一对母子正在玩,我很想用手机拍下这温馨的画面,一摸双肩包的侧口袋,没有手机,马上想到肯定落在那个写字楼的洗手间了。我心里一急,冷汗就冒出来了,出国前我刚买的华为P70,丢了便跟丢了魂似的。

日本的高楼大厦长得都差不多,我已忘记在哪座大厦,好在先生的方位感比我强,左拐右弯,终于找到了那座大厦。感应门一开,我便急吼吼地冲了进去,也管不了门卫的问询,直冲洗手间,心里祈祷着最好这段时间没人去过。可是让我大失所望,手机搁板上空空如也,我的心顿时往下沉,头上也开始冒出了冷汗。没了手机,我的日本之行将失去了快乐与意义,先生也一脸着急。

我俩灰溜溜地出来走向大厅,这时有位貌似物业经理的人叫住了我俩,原来门卫已认出我俩。经理将我带到一间小房间,指着桌上的手机说了一句日语,意思可能是在说这个手机是您丢的吧?我一脸惊喜,连声说“yes, yes”。我一把抓过手机,用指纹打开屏保,看了看微信。他见我能用指纹打开手机,知是失主无疑,便问了一句“来自哪里”。我说中国,是来旅游的。他微笑地说了声:“欢迎你们。”我连连鞠躬道谢,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。

心灵隽语

在春天里舒展

小羊儿 文/摄



早樱在某夜悄然爆开满树粉云时,人们才惊觉春色早已漫过城墙。没有预告的绽放,没有仪仗的舒展,草木遵循着生命最原始的韵律,在静默中完成对世界的告白。这种从容的姿态,让举着相机追逐花期的人们显得小小慌张,春意正盛之时,重新让我思考了松弛的意义。

犹记得那阵子出了趟远门,我和先生经过当地的市集。正值无花果又大又红,莲蓬翠绿带露珠,10元3个,可劲儿买,也不怕被宰,让老板挑甜的。先生喜欢甜葡萄,让他进去尝尝,一旁的老板娘坐在凳子上,面露笑容,问候我们坐在推车里的“小狗老头”,“你可幸福哩,还有小车坐呢。”回去路上,想洗点“晴王”车上吃,发现尾部几颗黄得焉巴了,我笑着吐槽先生:“这挑法可把老板高兴到了,最差的给你挑来了。”先生自我安慰道:“那把最后几颗扔了,还能给旁边草当养料。”跟他在一起,总能感受到有趣的小豁达和自然流露的松弛感。

在城市的地铁里,此起彼伏的提示音交织成焦虑的网。人们攥着手机奔跑,在电子屏幕里收割着碎片化的春意。当樱花成为朋友圈配图的装饰,当柳芽变成短视频里的转场道具,我们在虚拟世界用力过猛地活着,却错过了春风拂过眉睫的真实触感。

陶渊明采菊东篱时,不会计算花朵的曝光率;王维独坐幽篁时,不必焦虑琴声能否涨粉。草木荣枯本是天地间最朴素的,人们有时却执意为其镶上流量的金边。当匆匆举着自拍杆摆弄角度时,脚下的蒲公英正托着种子等风来,树影在青石板上写诗,苔藓在墙缝里绣出银河。

让我们试着在晨雾未散时赤脚踩过草地,露水会告诉你生长的奥义,柳条抽芽不需要呐喊,新茶舒展不需要宣言。真正的春天藏在紫藤垂落的弧度里,在玉兰凋谢时旋舞的姿态中。当我们停止用KPI丈量花期,不再用滤镜篡改春色,方能领会老子所言“大巧若拙”的深意——最美的生长,往往发生在看似无为的从容里。

《人民日报》上曾有金句:“人生不忧亦不惧,保持松弛的状态,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。”这个春天,请允许自己像一株野花般活着。不必在社交平台争奇斗艳,无须用九宫格证明绽放。只要记得把衣襟染上草汁,让发梢沾满柳絮,在某个恍惚的瞬间,我们会突然懂得:原来生命最饱满的状态,恰是不费力的舒展。